



帝妃 两 相忘



NLIC2970863867

在水之湄 著

花火工作室、sina 新浪读书首次联合主推
史上最痴情天子遭遇桀骜帝妃
一世纠缠，倾国绝恋

抵死缠绵的爱恨
鹿死谁手的博弈
倾覆江山的杀伐
谁都躲不开注定陨落的命运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朝堂动荡，她侍寝当夜被打入冷宫
后宫倾轧，她与宿敌联手东山再起
一代帝妃跌宕的命运传奇



帝妃两相忘

在水之湄
著



NLIC2970863867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帝妃两相忘 / 在水之湄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22-09332-4

I. ①帝… II. ①在…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2235 号

责任编辑: 赵丁丁

装帧设计: 刘 艳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帝妃两相忘
作 者 在水之湄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332-4

定 价 21.80 元

帝妃 两相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宫门一入深似海	003
Chapter 2	云中谁寄锦书来	015
Chapter 3	美人如花隔云端	027
Chapter 4	此曲有意无人传	051
Chapter 5	千呼万唤始出来	065
Chapter 6	最难消受帝王宠	075
Chapter 7	深情枉付空流丰	091
Chapter 8	冲冠一怒为红颜	105
Chapter 9	还君明珠双泪垂	117
Chapter 10	相思相望不相亲	131
Chapter 11	近乡情怯难以言	135
Chapter 12	道是无情却有晴	151

上卷：不道离情

帝妃 两相



目录
CONTENTS

恋

下卷：浓华如梦

番外	Chapter 20	Chapter 19	Chapter 18	Chapter 17	Chapter 16	Chapter 15	Chapter 14	Chapter 13
长相守	只是当时已惘然	今朝旷荡恩无涯	山雨欲来风满楼	咫尺天涯成陌路	明媚鲜妍能几时	上穷碧落下黄泉	繁华落尽成一梦	风刀霜剑严相逼
275	255	241	227	213	201	185	171	159



上卷：不道离情





{Chapter1.}

宫门一入深似海

DIFEI LIANGXIANG WANG

大周宣帝十一年，后宫选秀，大司空之女宋玉妆奉诏入宫，被当天天子宣帝选中，册封为五品才人。是夜，花好月圆，正宜洞房花烛，宣帝翻了宋才人侍寝的绿头牌，敬事房的大力太监便抬着梳洗打扮之后的宋才人急步往宣帝的寝宫乾元宫走去。

屋子里极静，鎏金的香炉上，两道轻烟从一对交颈的鸳鸯口内缠绕着溢了出来，合成一道白腻的细线，整座内殿弥漫着暧昧的甜香。

听得一阵宫女打起锦幔珠帘的微响声，殿内明烛华灯上蒙了层绯红的宫纱，就如同新娘子披着盖头，正含羞带怯地等着新郎官，二人双双扶上宝簪牙床……

宣帝便在这一片绮绚瑰丽中款款走将而来，他的身量很高，立在雕龙附凤的围子床前，须得俯下身才能看清裹在云锦中的佳人。

夏末秋初的夜晚还残存着几分白日里余下的暑热，轻薄的云锦似裹非裹地缠在宋才人的玉体之上，吹弹可破的肌肤，如去了壳的鸡蛋，令所见者血脉贲张。

“云想衣裳花想容，想不到大司空的女儿竟然如此清新可人。”

眼见国君龙凤之姿，日月之表，修眉俊眼俱是满意，言辞间无不柔情蜜意。如此燕婉良时，玉妆自是不由得红了脸，明眸秋水，浅淡一笑，很是动人。

宣帝博得佳人一笑，龙颜大悦，便掀了袍角挨榻前坐了，紧抿着两片温润而淡薄的唇，似捧起水晶一般将玉妆抱了个满怀。看得怀中玉人有着不胜凉风般的娇

羞，他俊雅的脸却陡然一变，双手一撒，突然将玉妆往御榻深处狠狠一掷，严声厉语道：“你以为千方百计入了宫，朕就会宠你？你以为仗着是大司空的女儿，朕就不得不宠你？”

“君……君上，不是那样的。”

伴君如伴虎！

谁能想到国君适才温柔如水转瞬就咬牙切齿，似结着怨毒，结着一腔愤怒。

玉妆从未遇到过这种境况，惶恐至极，刚想分辩，奈何宣帝却死死捂着她的嘴，扯开她身上的云锦，露出光洁如玉的手臂，只见她纤细的臂上赫然一点殷红的守宫砂。

宣帝见了，紧抿的薄唇泛起诡谲的冷笑，好一阵才以充满嘲讽的口吻宣判道：“朕会让你湮没在深宫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说罢，拂袖离去。

“君上……君上，不要啊，君上——”

睡了龙床，见了御驾，却未能承宠，玉妆成为大周后宫历史上第一个初夜就失宠的弃妃。

她凄惨的哭泣声随着宣帝越走越远的身影响彻整个乾元宫，早有准备的宫女便一窝蜂拥了进来，见状凉凉地道：“安静些吧，宋才人，还不知趣一点穿好衣裳离开？”

玉妆听得宫人们的落井下石，更是伤心欲绝，哭得泣不成声几近晕死过去。宫女们哪里由得她在乾元宫喧闹，三两下架起她往乾元宫外一推，砰的一声便闭了宫门。

那敬事房的太监们更是势利，宣帝走后就径直抬着轿子弃她而去，极尽见风使舵之能事。

可怜这玉妆，衣衫不整，只以一袭云锦裹着身子，又受了惊吓，凉意渐至的夜里，一阵晚风吹过，她羸弱的身子便如风中战栗的树叶，瑟瑟发抖，好不凄凉。她踮着三寸金莲，踩着满地白霜，孤零零一个人，顺着幽深的甬巷哭得凄凄惨惨，一步步挪回寝宫。

“娘娘啊，可怜的娘娘啊！”

将近下半夜，宋玉妆才跌跌撞撞摸索着回到武陵宫，宫里的谣言传得如此之快，

一阵风吹过的时间，所有人都知道这位才人还没得宠就被宣帝遗弃了。宫女们望着一脸凄风苦雨、恸哭不止的宋玉妆，只将她扶进宫中便借故散了去。偌大的武陵宫顿时静了下来，除了宋玉妆带入宫中的贴身侍婢小容，再无旁人。

最是无情帝王家，从前小容只是不信，这白日里小姐可是风光无限地被迎入宫中呢！她还盼着自家小姐三千宠爱集一身，一朝飞上枝头成凤凰……可如今眼瞅着自家小姐如此受辱，却也无奈，只得扶了她上榻歪着，心疼道：“小姐，往下可如是好……”

玉妆先是四下里好一阵张望，确信无人，方扑哧一笑，压低着声音说道：“呼！哭得可真累啊。”

小容脸上还缀着泪，看着她家小姐无一丝难过之意，不由得蒙了，急道：“小姐不伤心了？”

“嘘——”玉妆急忙掩住小容的口，谨慎地又望了望紧闭的宫门，才悄悄向小容说道，“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些我在进宫之前早料到了，你呀，从今儿起什么也不必做，就只在人前后陪着伤心，听明白了吗？”

小容摇了摇头：“不明白。”

玉妆哭了一宿，困得直打哈欠，呓语道：“做给君上看的，这功夫得做足了，咱们这深宫怨妇不一怨到底，君上是绝不会放过我们的。”

“就算过了眼下这一关，那将来该如何是好……”小容仍是犯愁，待再问玉妆，却见自家小姐已裹着锦被蒙眈睡去，只得放下帘帐，依玉妆所言苦着一张脸行事。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大司空之女宋玉妆入宫本就是令后宫瞩目的大事，偏这宋才人初夜侍寝就失了宠，还几近光着身子独自回到寝宫，整个后宫传得风言风语。

更兼有那些在背后兴灾乐祸议论的宫人，添油加醋地将宋玉妆说得惨不忍睹十分不堪，整个一深宫怨妇，一时人人皆等着看好戏。

隔着一壁白玉珠帘，宋玉妆跪在永寿宫金砖漫地的偏殿向当今太后行三跪九拜的大礼：“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

顾太后歪在帘内的花梨木贵妃榻上，几个盛装艳服的后宫嫔妃正簇拥着她，陪着

她闲话家常，见是新入宫的宋才人，她润如满月般的脸上分明闪过嘲讽之意。

顾太后点了点头：“起来说话吧！”

宋玉妆再次颌首：“臣妾谢太后娘娘恩典。”

适有宫女一左一右上前搀扶玉妆起身，因为来之前，她被宫人百般刁难，不曾坐轿子，而是由小容背了来的，小容虽拼尽全力，主仆两人到底还是来迟了……她见帘内嫔妃们早已分宾主落座，只得垂手侍立于帘外。

顾太后隔着帘子向玉妆招了招手，面容和悦，道：“宋才人过来让哀家瞧瞧。”

众目睽睽之下，玉妆迈着莲步，十二幅湘裙纹丝不动，恭恭敬敬，欠身，又道了个万福。

不愧是大司空宋文修之女！

顾太后静静望了眼玉妆，虽不曾说出口，心里却赞玉妆稳重端庄，端是大家风范，便向身边的宫女说道：“去将哀家的西洋眼镜取来。”

宫女伶俐，从描金的锦盒中取出一副西洋水晶眼镜，顾太后便戴了眼镜，拉着玉妆的手，从头到脚仔细看了一遍，赞道：“很是清丽，倒是个四角俱全的孩子。”玉妆正要谦辞，顾太后却冲身旁倚绣墩而坐的一个女子笑道，“洛妃，宋才人与你，春花秋月，有平分秋色之势哪。”

洛妃闻言先是一怔，她原是不在意的，侍寝初夜就被宣帝撂在一旁的弃妃，怎能跟她这个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红人相提并论。可太后当着无数后宫嫔妃夸宋才人容貌出众，与她比肩，洛妃不得不寻着太后所言望去。

但见玉妆青袄白裙，鬟髻垂肩，衣虽素洁，却清雅疏淡。她再度玉妆形容，明明满面愁容，却横波清剪，顾盼之间，眉眼盈盈……

“洛妃。”见洛妃注目良久，顾太后别有用意地深笑，“比下去了吧？”

洛妃定了定神，这才意识到一直盯着宋才人看很是失仪，又听得顾太后如此一说，心中不悦，又不能发作，只得勉强笑道：“太后娘娘说得极是，宋才人艳光照人，臣妾自愧不如。”

顾太后绵里藏针，令玉妆胆战心惊，拿捏不准太后是要与宣帝一道整治她，还是有心要挑起她与洛妃的是非；而那个洛妃就更不是好相与的主儿，话不仅说得滴

水不漏，还连消带打，任人都听得出“艳光照人”四个字一语双关，令她落魄的形容一览无余。

“若洛妃都被宋才人比下去了，臣妾这张脸真真是无地自容了。”见气氛一时有些凝滞，一个身着绯色襦裙的嫔妃走了出来，笑吟吟地插话道，“太后娘娘想来真是喜欢宋才人妹妹生得极好，洛妃却也是惊艳，只是宋才人妹妹初来乍到，昨个头一回侍寝不懂规矩，想来还得向太后娘娘讨教。”

“你们小夫小妻的事，你们自个儿去理论。”太后示意冯昭仪近前而坐，洛妃望了冯昭仪一眼，蹙了蹙弯弯的涓烟眉，指着水晶帘外不远处鎏金的画梁：“可不是吗？昭仪姐姐这嘴就跟上头站着的八哥似的，最是招人喜欢了。”

“哦哟哟，玫瑰花虽喜人可就是扎手，真真洛妃妹妹一张嘴甚是伶俐，偏我们君上就是喜欢洛妃妹妹呢！”冯昭仪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虽不若洛妃风姿秀美、袅娜蹁跹，也自有羞花闭月之容、沉鱼洛雁之貌，其言语和气，似乎更讨人喜欢。

玉妆隐隐有些感激冯昭仪，不管这个冯昭仪是何居心，至少，亏得她三言两语一阵风替自个儿解了围。

“臣妾如今掌六宫之事，想来要将宋妹妹托给昭仪才是，就请太后娘娘恕臣妾偷个懒允了吧。”洛妃顺水推舟，既然冯昭仪还是这么爱管闲事，不如就将宋玉妆推给她，君上如此厌恶此女，到时，看她怎么收场。

“洛妃手头上事情多，宋才人不妨就跟着冯昭仪学学规矩，指不定就长进了。”顾太后始终和气地笑着，并命人赐座。玉妆坐定后，这才看清，顾太后虽已年过四十，却风韵犹存。小月眉，杏核眼，眉目平和，目光顾盼之间并无宫中贵妇的骄矜，却平添了几分沉静从容。

明明是一副慈悲相，为何行事偏偏含沙射影、句句意有所指？

玉妆不懂，可她深深明白，这回请安，因着顾太后她将宠冠六宫的洛妃给得罪了。

自那日在永寿宫中太后打发玉妆跟冯昭仪学规矩，冯昭仪便留了心，时不时差人给玉妆送点心，还打发宫人到玉妆的武陵宫问安。

玉妆心里明白，没有人会白白跟她好，也没有人会白白来惹她这么一个弃妃，冯昭仪当日不过顺水人情摊上她，虽算不得真心，倒也是和气相待……她少不得登门造访，感恩戴德，也算是将礼尚往来的功夫做足。

冯昭仪的碧芸宫种满银叶，玉妆扶着小容的手踩着满地淡黄一路走来，只觉一阵清风徐徐，步移景异，树影婆娑，愈觉淡薄宁静。适有侍婢打起一卷疏帘，引玉妆往画楼深处而去，只见绿檀画案前，盈盈立着冯昭仪端丽的身影。

“我说呢！枝头上那喜鹊唧唧喳喳叫了半天，原来是宋才人来瞧我了。”冯昭仪正在作画，见玉妆弯腰行礼连忙拉住她，“过来瞧我的画儿。”

“真没想到，姐姐斯文和气的一个人，竟能画猛兽。”玉妆低头细看，却是一幅虎啸山林图，威风凛凛，势不可当，令人难以置信如此手笔出自一个深宫妇人之手。

见玉妆看得有些痴了，冯昭仪却将画一掩，命人沏茶：“让妹妹见笑了，我也是瞎闹着玩。常听人说画虎画皮难画骨，可笑的是我竟连老虎长什么样子也不曾见过，只是瞧着前人画了好也跟着临摹罢了！”

一时冯昭仪的贴身小婢烟翠奉上今年新贡的龙井秋茶，玉妆吹了吹茶浮，赞道：“可见姐姐资质极高，临摹得竟也惟妙惟肖，难得此画有如此气势，想来没有数十年的功底，是画不出来的。”

“烟翠，本宫不是说过了吗，以后别沏这秋茶了，快取今年的春茶来。”冯昭仪将茶碗一撂，又冲玉妆道，“妹妹莫见怪，我最不喜秋茶一股子涩味，西湖龙井，就是要品那鲜爽之味。”

玉妆便赞冯昭仪不仅于诗画上有造诣，茶道上也考究。

“妹妹也不必自谦，且过来给我这画儿题字。”

“姐姐见笑了，我虽能写几个字，可字体轻轻飘飘的，只怕压不住这画儿。”玉妆提笔，几次三番想在虎图上题字，却总觉着有些不妥。冯昭仪是个精明人，寥寥几句便听出她于诗画上也是个有修为的。

如冯昭仪所言，她虽不擅画却擅写字，簪花小楷尤其精绝。

见玉妆迟迟不肯动笔，冯昭仪打趣道：“听说妹妹的父亲大司空大人尤善绘兰花，一幅兰花在市井能卖到十万两银子，妹妹是不是嫌我这个做姐姐的没给妹妹彩头啊？”

真没想到连冯昭仪居于深宫内院也能得知坊间传言，果然流言飞语能够逼死人，玉妆心中戚戚，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适逢烟翠急步走进来，福了福：“昭仪娘娘，君上的御驾正往咱们碧芸宫而来。”

玉妆闻言方在画上匆匆草题了行小字便连忙告辞，避开御驾，扶了小容的手从碧芸宫角门而出。

“小姐，歇歇吧！没人理会咱们了。”一路飞奔，不要说玉妆一双莲足，连小容也走得有些累了，玉妆这才回转过来，觉得双脚硌得生痛，见不远处，太液池旁有一座凉亭，便往亭内小坐歇息。

主仆二人坐定之后闲闲地往太液池望去，芳草斜阳，红日渐沉，碧绿的太液池如镀了一层金粉，令人绚目；明明是盛极，却因岸边莲荷开败，挤挤挨挨，隐隐透着陡转直下之势。

睹物伤怀，玉妆只觉心里一阵酸涩，有难言的惆怅。

小容推了玉妆一把：“小姐您瞧，太液池上有白鹭飞过。”

玉妆淡然一笑：“又不是没见过。”

小容却撩起裙子往岸边走去：“小姐去看看嘛！难得在深宫大内也能看到这东西，就当还是在宫外嘛！”

“就当还是在宫外？”那一瞬，玉妆失神，似乎小容比起她更为从容，反是她，看着淡然，其实一刻也不曾在过。

也许心底藏着的、掖着的，以为可以忘却的，压根就忘不了。

“小姐，快来呀，您看小白鹭在岸边捎着翅膀呢！”小容居然脱了绣鞋，赤足站在岸边，也不顾水凉，可小容笑得那样甜美、那样欢畅，令人不忍拒绝。

或许在玉妆的心中也想那样笑着的……理他呢！天色已全黑了，不会有人瞧见的。玉妆便也褪了绣鞋和小容在岸边戏水，一同去逗那白鹭。

主仆两个正玩在兴头上，远远传来一阵清丽典雅的乐声，玉妆凝神倾听，似有人在吹笛，悠扬柔和，十分熟悉，玉妆便弃了那白鹭赤足上岸，寻着笛声所引，往树摇影动的深处走去。

却是有人在月下吹曲笛，吹的是柳永的《雨霖铃》：“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纵有

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笛声勾起玉妆重重愁绪，忆起前尘往事，正值晚秋，她分明还记得也是暮霭沉沉的夜色，他吹着一曲低吟哀伤的小调……

他，难道身在此地？难道人在深宫？玉妆心下焦躁，也不理会小容在身后叫她，拎着裙子一阵飞跑。

眼前花木扶疏看似清幽，穿过一壁以太湖石堆砌的月洞门之后，流水潺潺别有洞天。顺着依台地而建的亭台楼阁急步而行，那笛声显得越发清亮圆润起来。

是他，真的是他，这世间唯有他才能将此曲吹得如此悲伤。玉妆只觉心跳到嗓子眼，她不敢也不肯相信，她与他，竟能重逢在这苍茫的深宫。

登上亭台的高处，玉妆望着月下玉树临风的身影，刚要张口去唤那人的名字，笛声却戛然而止，那人缓缓转过身，嫣然一笑：“君上哥哥，臣妹说得没错吧，臣妹的笛声果真能在月下引来美人。”

“太和郡主——”那一瞬，玉妆浑身一颤，蒙了，记忆里太和郡主那张明媚鲜妍的脸，活脱脱地出现在她眼前。还有那双带着狡黠、阴晴不定的眼睛，正忽闪忽闪不怀好意地望着她。

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遇到太和郡主……玉妆定了定神，调匀呼吸，只见太和郡主头戴漆纱笼冠，着一袭交领右衽长衣，分明就是年轻公子的装扮，女扮男装、长身玉立，能以假乱真。玉妆顿悟：“你是故意引我而来的？”

太和郡主闻言笑容浓艳，压低声音道：“久别重逢，我以为美人你会如我一般欣喜。”

玉妆蹙眉：“你意欲何为？”

太和郡主附在玉妆耳畔，声音魅惑：“你说呢？”

嗅着太和郡主身上那股子浓郁的忍冬香气，玉妆沉吟道：“我答应过你的事，一件一件都做到了。”

太和郡主却狡黠道：“可我还是不放心。”

玉妆待要再问，只见冯昭仪和宫人簇拥着宣帝前呼后拥地走了过来，冯昭仪匆匆望了玉妆一眼，与太和郡主相视而笑：“君上，这一回可是太和妹妹胜出哪。”

太和郡主便以曲笛上前去撩玉妆濡湿的裙摆，故作轻佻：“君上哥哥，您快看看

嘛，美人儿这裙底纤纤月，赤着的一双莲足——”

宣帝一眼望去，玉妆一双三寸金莲，纤如新月，一路淌来，沾了露水，更觉光洁莹润，不盈一握，令人想把玩于掌中怜惜。

玉妆见众人盯着她赤裸的莲足直瞧，窘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大周女子以小脚为美，更以缠成三寸莲足最为矜贵。除了夫婿，便是在父母跟前也不能轻易示人，如今她于不经意间如此轻狂孟浪有失端庄。玉妆涨红着脸，无计可施，只得跪了下来，以裙子遮住莲足，向宣帝颌首道：“臣妾宋玉妆给君上请安，愿君上万福。”

竟是宋才人。

宣帝如梦初醒，这才抬起头将目光落在玉妆身上，借着明晃晃的八角宫灯，见她虽低着头，耳郭绯红却清晰可见，如熟透的樱桃一般，很是撩人。他克制地握紧拳头，她是政敌的女儿，断不能被她的美色所引诱。他犹豫着是否要将宋玉妆叫起，或是任由她跪着扬长而去，一旁的冯昭仪却含笑说道：“没想到会是宋才人，我还以为才人离开碧芸宫之后就回去了。”

片刻沉默之后，早有准备的太和郡主故作惊讶：“君上哥哥，原来她就是那个令人笑掉大牙的宋才人啊！”

宣帝很满意从太和郡主口中说出“笑掉大牙”四个字。他就是故意冷落她，将她摺在一旁成弃妃，如此，她才会令她的家族蒙羞，令大司空颜面尽失。

见宣帝脸上有得意之色，太和郡主口无遮拦：“好可怜啊！”

宣帝俊雅的脸有些的不悦，众人自然脸色微变。

太和郡主却有恃无恐，细数道：“连我住在宫外都听说了，听说君上哥哥不喜欢她，听说她侍寝之夜就失宠了，还听说宫里连一个卑下的宫女都敢欺负她。啧啧，果然承恩不在貌，白生了这副模样，任谁都能够作践了去……”

宣帝听着听着，觉着有些不是滋味，太和郡主一气说来夹枪带棒，叫人有些分不清她是在落井下石，还是若有所指。他明明是占理的，政敌之女，再美再好，他始终不能宠她的。早些令她明白，与她划清界限，他有什么错呢？

可听太和郡主如此一说，他倒像是以国君之尊欺负了一个弱女子，非但欺负她，还任谁都能够作践了去。

他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宣帝望了一眼仍规规矩矩伏在地上，柔美落魄的玉妆，隐隐有些动摇，也……有些不忍了。

“君上，夜里风大，宋才人又跪了这么久，就请君上命妹妹起身吧！”

太和郡主所说都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冯昭仪原不以为意，可见太和郡主越说下去宣帝越沉默，脸色也讪讪的，心里明白宣帝有些挂不住，便如解语花一般上前替宣帝解围。

宣帝如释重负：“也罢！都散了吧！朕也很乏了。”众人便簇拥着宣帝往冯昭仪的碧芸宫而去。

直待御驾消失在瑶台尽头，玉妆才松了口气，跪了许久，周身发麻。她挣扎着想站起身，不料身子一倾，太和郡主上前一把扶住她，挤眉弄眼，极其“恭敬”地道：“宋才人，你就要交好运了。”

“你又何必多管闲事？”玉妆轻蔑地望了太和郡主一眼，木已成舟，她已进宫为妃，太和郡主还有什么不放心？这一生，她能够放下许多，可一件，她却无法释然。那便是，她离开他，不是因为成全，而是因为无奈。

人生在世，有很多很多无奈。因着这份无奈，她与他，有了那么一个缺儿。她只愿他过得好，可他这份好，断不是她与她交换就能得来的。

太和郡主却并不在意玉妆的无视，仿佛她所说的净是些不着边际的话。她知道，玉妆的心底不可能没有遗憾，对她，必然也是怀恨在心的，但是那又怎样，宋玉妆已然从他们当中退出，她有的是岁月与那个人蹉跎。

“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话吗？”

玉妆摇了摇头，三人之间的纠葛，太多太多，她似乎有些记不清。她也不知道是不愿想起，还是压抑在心底不敢去触碰。不光是她，太和郡主带着调皮的眉眼，隐隐也有那么一些酸楚：“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明白他有多在意我，会让你清楚看到我也是一个值得他倾其所有的女子。我太和，身为君上叔伯恭亲王的女儿，是大周朝真正的天之骄女。”

“你说够了吗？”一字一句，只会令玉妆感到杳无希望。至少太和郡主留在他身边，她心里总有那么一个可以等，可以守望，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人。可随着岁月的流逝，终有一天，他会淡忘她……她呢？除了湮没在这寂寂深宫，她还能有什么？